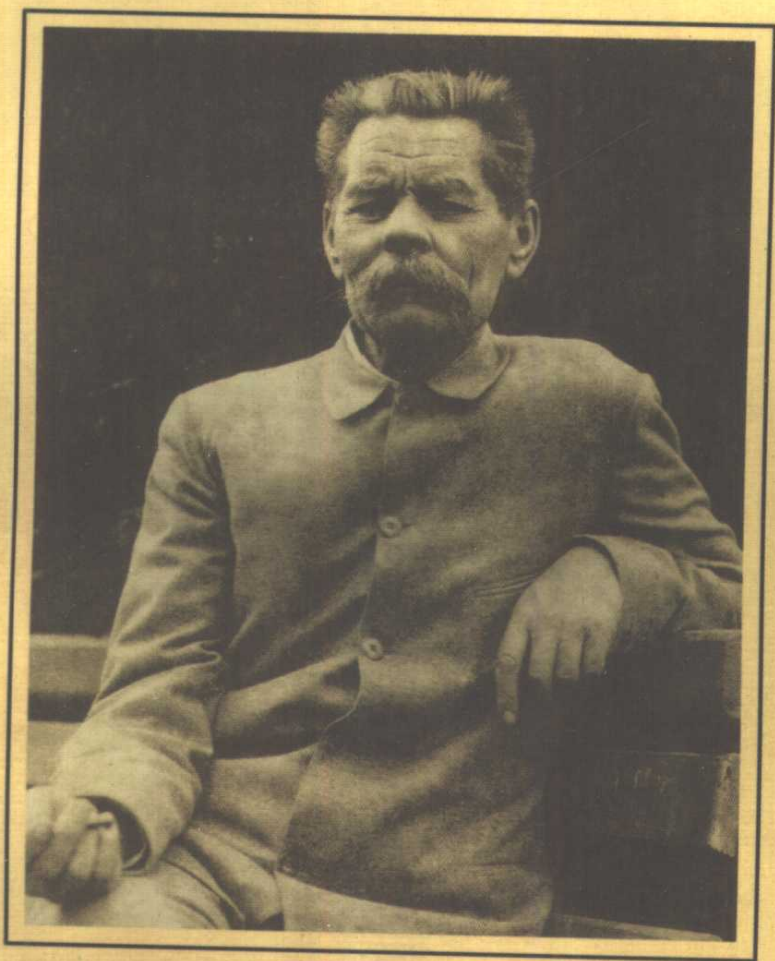


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АЯ

不合时宜的思想

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 著
朱希渝 译



这是一部俄文版三十卷本《高尔基全集》未收录的作品
这是一部七十年后才重见天日的作品
这是一部展示未经化妆的高尔基真实思想、情感的作品
这是一部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的作品
这是一部俄国革命独特的编年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

юлетари всьхъ страхъ,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 Уд. Неллс Угант Нль Кюстль 25
ПІДАКІІІІІ

不合时宜的思想

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雨果《九三年》

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

——《圣经·箴言》

我们对善与恶都可耻地漠不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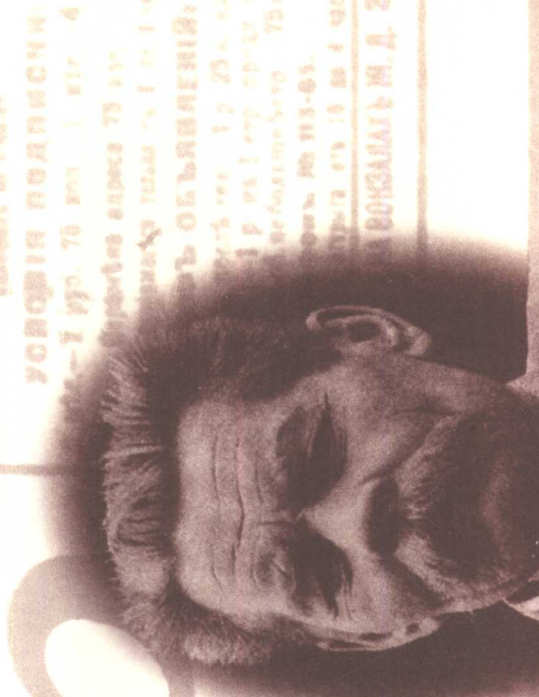
——莱蒙托夫《咏怀》

不幸的人们，怜悯一下自己吧。

在走向自由的时候，不可能把对人的爱和关心抛到一旁。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 著
朱希渝 译



185 (179).

Воскресенье, 19 ноября (2 декабря) 1917

№ 185 (179).

оспективы мира.

меняются переговоры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а державами
перемиция и выработка
рин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зьмь вбродяно, что переговоры
ьво будетъ заключено и для
коется смирный периодъ и

Несовременныя мысли.

Ихъ „Правды“ и „Известиямъ“.

„Правды“ и „Известиямъ“
работало классовъ.

Это — не правда (образно)
наибольше сознательными, предвещаю
для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и т. д. и т. д.

Фантазия и лог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
бавля

тормоз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ъ боязнь
сферахъ и ваянныя въ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ъ
чальствованья сердца. Въ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ъ
ловля, въ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ъ и въ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ъ
разной атмосфера. Въ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ъ
эта скорое лог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въ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ъ
ро-герм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павля
Классы

书 名 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
著 者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
译 者 朱希渝
责任编辑 余江涛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印 数 1—8140 册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093—9/G·636
定 价 15.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辑的话

《不合时宜的思想》是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编辑《新生活报》期间发表于该报的一系列论文的总题。《新生活报》于1917年5月1日创办,1918年7月16日停办。在14个半月当中,高尔基在该报发表了约80篇文章,其中58篇刊登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里。这些论文后由高尔基编成两本互为补充的文集:第一本名为《革命与文化——1917年论文集》,共收33篇论文,按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于1918年由柏林的伊·巴·拉迪日尼科夫出版社出版;第二本名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收入48篇论文,不按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而按内容编排,于1918年秋在彼得格勒由“文化与自由”启蒙协会出版。两个集子所收的论文略有交叉重复。

1922年至1923年间,高尔基曾准备再版《不合时宜的思想》,还打算将柏林版中收入的十几篇文章并入其中,但一直未能如愿。直到1988年,此书才从严密的封存中重见天日。

本书除收录《不合时宜的思想》1918年彼得格勒版

中的 48 篇论文外,还收录了 1922 至 1923 年间高尔基拟补入《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的 13 篇文章,以及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其他文章,这些文章为读者了解俄国 1917—1918 年的社会状况和高尔基当时的真实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

本书所收录的全部文章均未被俄文版 30 卷本《高尔基文集》和我国出版的 20 卷本《高尔基文集》收录。

本书编辑
一九九八年一月

目 录

编辑的话·····	I
不合时宜的思想·····	1
附录一 拟补入《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的文章·····	178
附录二 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其他文章···	219

不合时宜的思想

1

《新生活报》^①, 1917年俄历4月21日
(公历5月4日)^②, 第3期

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够说出和写出真情。

然而说出真实情况是一切艺术中最困难的一门艺术,因为它是最“纯粹的”,同一切个人、团体、阶级和民族的利益都没有联系的,几乎完全不宜于庸人利用,而且也是不能被他所接受的。这就是“纯粹的”真实情况该死的特征,但对我们来说这种真实情况又是最好的,最必需的。

让我们来谈一谈德国人的兽行的真实情况吧。我希望德国士兵野蛮对待俄国、法国、英国士兵以及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波兰和平居民的事实是确凿的。我有权希望这些事实是不容置

疑、无法辩驳的，就像俄国人在斯莫尔贡尼^③、在加里奇亚^④各城市所犯下的兽行一样。我不能否认德国人所采用的可恶的杀戮手段在杀人事业中是前所未有的。我不能否认，德国人对待俄国战俘的态度是非常卑鄙的，因为我知道，当年旧俄政权对待德国战俘的态度也同样是卑鄙的。

这一切就是真实情况，都是战争制造的真实情况。在战争中必须尽可能多地杀人，这就是战争的无耻逻辑。在打架斗殴中暴行是无法避免的，你们看见过孩子们在大街上怎样残酷地殴斗吗？

“纯粹”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兽行是人们所固有的一种特性，一种即使在和平时期（如果地球上还有和平时期的话）人们也不陌生的特性。让我们回忆一下，心地善良的俄国人是怎样把钉子钉进基辅、基希尼奥夫和其他城市的犹太人的脑袋里去的^⑤；1906年伊凡诺夫-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们是怎样把自己的同事活活地投进锅炉用开水煮他们的；狱卒们是怎样丧心病狂地折磨犯人的；黑帮分子们^⑥是怎样撕裂青年女革命者们的身体，把一根根木棍塞进她们的生殖器里的。再让我们回忆一下1906、1907、1908年间所有血腥的无耻行径吧。

我并不是在把德国人的兽行和全人类的，包括俄国人的兽行相提并论。我不过是想利用言论自由来谈谈今天的真相，谈谈战争制造的真实情况，谈谈那对于一切时代都非常重要，真正“比太阳还要美丽的”“纯粹的”真相，尽管它对于我们来说常常是可悲的和令人感到屈辱的。

当我们谴责一个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这都无所谓——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纯粹的”真相，因为它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意识的最明亮的火花；这种真相的存在，是人对自己提出崇高的道德要求的证明。

注释：

① 《新生活报》——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和《年鉴》杂志作家创办的日报，1917年5月1日（俄历4月18日）至1918年6月12日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至6月22日同时在莫斯科出版，高尔基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② 俄国在公历1918年2月14日前使用俄历即儒略历，后改用公历即格列历，亦称新历。本书中在1918年2月14日前发表的每篇文章的序号或标题后先标出该文发表的俄历时间，然后在括号里标出公历时间。如公历时间中标的年、月与俄历相同，则不再重复。对1918年2月14日后发表的文章则先标出公历时间，后标出俄历时间。

③ 斯莫尔贡尼——白俄罗斯西部城市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地曾发生过大规模战斗。

④ 加里奇亚——历史地名，包括今乌克兰西部和波兰东部的一些地区。1914年8—9月奥匈帝国的军队和俄军在这一地区交战。奥匈军队被击败，损失兵力32.6万人，其中约有10万人被俘；俄军损失23万人。

⑤ 指1905年10月在基辅、1908年4月在基希尼奥夫发生的蹂躏犹太人的暴行。

⑥ 黑帮分子——1905—1917年间镇压工人运动、迫害犹太人的保皇组织“俄罗斯人民联盟”、“米哈伊尔·阿尔汉格尔同盟”等成员以及镇压1905—1907年革命运动的“黑色百人团”武装匪帮的参加者。

2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4月22日 (公历5月5日)，第4期

成千上万健康的、劳动能力最强的人们，被强制离开了生活的伟大事业——发展我们人间的生产力，被派去互相残杀。

他们整天躲在泥坑里，冒着雨雪，在肮脏和拥挤中生活，被疾病折磨得非常虚弱，被寄生虫叮咬啮噬，他们像野兽似的生活着，恶狠狠地相互提防着，伺机要杀死对方。

在陆地上，在海洋里，到处都在杀人，每天都要杀戮数以千计的我们星球上最文明的人，正是这些人创造了人间最宝贵的东西——欧洲文明。

几千个村庄、几十座城市被摧毁了；许多代人上百年的劳动成果被消灭了；森林被烧光、砍光；道路被破坏；桥梁被炸掉；人们用顽强艰苦的劳动创造出的人间珍宝化成了灰烬。肥沃的土地被各种地雷和炮弹所毁坏，一条条战壕又把一片片沃土弄得坎坷不平，满目疮痍，而最后裸露在地表的已是贫瘠的土层了。整个大地被一堆堆无辜受害者的腐烂尸体糟踏得面目全非，丑陋不堪。强奸妇女，残害儿童——没有什么卑鄙勾当是战争所不允许的，没有什么罪行不曾得到战争的保护。

我们在血腥的恶梦中生活了两年多，我们变得野蛮了，疯狂了。艺术在鼓动人们对鲜血、对屠杀、对破坏的渴望；科学受到军国主义的强奸，在驯顺地为大规模杀人服务。

这场战争是欧洲的自杀！

想一想吧,在这场战争期间,有多少健康的、能够出色思考的头脑被抛掷在肮脏的土地上,有多少颗敏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场毫无意义的人杀人,这场对人类伟大劳动成果的毁灭,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上的损失,绝不是这样!

成千上万肢体残缺的士兵们将久久地,至死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敌人。他们在讲述战争故事时将把自己的仇恨传给他们的孩子。三年中,这些孩子每日每时都受着恐怖印象的教育。在这几年中,我们的大地上已经播下了许多仇恨的种子,它们将会迅速地发芽成长!

但是很早以前人们就曾雄辩地对我们讲人们的兄弟情义、人类的共同利益。那么到底谁是阴险的骗子?谁是这场血腥混战的罪魁祸首呢?

我们不会只从自己的立场上出发去寻找罪人的。我们要说出这样一个沉痛的真理:在这次罪行中我们都有罪,大家都有,每一个人都有。

请暂且想象一下: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一些有理智的、真诚追求美好生活并相信自己的创造力的人。例如,如果我们俄国人为了发展自己的工业,需要开掘里加-赫尔松运河,把波罗的海和黑海联结起来,这还是当年彼得大帝憧憬过的大业,那么我们就不会把几百万人送去屠杀,而会把其中的一部分人派去完成这项国家和全体人民都需要的工程。我相信,那些在三年的战争中死去的人们,一定能在这一时间里排干我国数千平方公里的沼地;一定能灌溉荒芜的草原和荒漠;一定能把乌拉尔以东的河流和卡玛河连成一体;一定能修筑一条穿越高加索山脉的道路,并能为我们祖国的利益成就许多劳动的丰功伟绩。

但是我们却在杀戮几百万人的生命,把巨大的劳动力资源耗于屠杀和破坏。人们制造出大量异常昂贵的炸药,这些炸药在消灭几十万人的同时,自己也在空气中消灭得无影无踪。爆炸了的

炮弹毕竟给我们留下了一堆堆废铜烂铁,将来我们还可以慢慢地用它们制造钉子,而所有这些炸药,确实会在顷刻间将国家的财富化成一阵烟云。我在这里要讲的不是浪费几十亿卢布的问题,而是那被贪婪愚蠢的怪兽所无谓残害的千百万人的生命。

当你想到这一切时,一股冰冷的绝望之情就会压抑着你的心灵,而你真想对人们怒吼一声:

“不幸的人们,怜悯一下自己吧!”

《新生活报》，1917年5月俄历6日
(公历19日)，第16期

不久前，一位小说家哀叹俄国革命中没有浪漫主义^①，俄国革命没有造就出特鲁安·德·梅利库尔^②，没有推出一批英雄，一批杰出的人。

我们可以说，之所以没有出现特鲁安，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攻打巴士底狱^③，但假如我们也攻打巴士底狱，我想，单在5万名彼得格勒^④的“卖笑女”中也许就能找出一些女英雄。不过，总的说来，我们的英雄始终不多，如果不算我们自己不成功地杜撰出来的英雄苏萨宁^⑤、商人伊戈尔金^⑥、彼得大帝的救星士兵^⑦、库茨玛·克留奇科夫^⑧和其他那些所谓只有匹夫之勇的英雄的话。

自然，人们在争论时，可能会忘记那些精神勇士，那些以毕生精力创造丰功伟绩并以此最终把俄国从无权与暴力的妖魔王国中解放出来的英雄们。

不过我却认为，浪漫主义毕竟没有枯竭，而浪漫主义者们也并没有消失，如果我们能用浪漫主义者这一称呼对那种炽烈地热爱自己的思想与理想的人表示尊敬——或表示污辱——的话。

前几天，正是这样一位浪漫主义者——一位彼尔姆省^⑨的农民给我寄来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些文字使我非常感动：

“真实情况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的，有时真实情况极为沉重，使人直面它时会感到可怕。当你看到社会主义的伟大神圣的旗帜正被肮脏的手和满脑私利的人抢夺过去时，难道不会感到

害怕吗？……对财产极端贪婪的农民一获得土地，就转过身去，把热利亚鲍夫^⑩和勃列什科夫斯卡娅^⑪的旗帜撕破当裹脚布用。

“一位社会民主主义党党员、党的工作者、大学生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现在已不能再为党工作了，因为担任公职的话，他可以领到 350 卢布，而党连 250 卢布都不付给他。为了那‘原来的’理想主义，他可以少拿 100 卢布，但是……”

“士兵们自愿地站到‘世界和平’的旗帜之下，但是他们不是因国际民主的思想而向往和平的，他们是为了自身可怜的利益：为了保全性命，为了期待的个人幸福。

“我至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年的情绪：一个 17 岁的少年，顶着火辣辣的烈日，用木犁耕地，如果这时我看见一位文书、一位牧师或者一位教师从身边走过，那我一定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干活，而这些人却在享福呢？’因为那时我只承认体力劳动是劳动，而我的一切努力就是要把自己从这种劳动中解放出来。我如今在许多自愿投靠社会主义政党的人们身上所看到的恰恰正是这种情况。当我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时，我就不由得想哭上一场，因为我想当的不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事实上的社会主义者。

“我们需要有不怕对人们当面说出真实情况的领袖们。如果社会主义报刊不仅揭露资产阶级，而且还揭露它自己所引导的人们的话，那么将来这报刊一定能因此获益。不但要对敌人，而且要对朋友严格无情。《圣经》里说：‘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⑫”

这就是一位不可怀疑的浪漫主义者的话，是一个感受到真理的巨大凝聚力并热爱真理那净化心灵之火的人的声音。

我在此要向这个人表示我的敬意。像他这样的人们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但他们的生命却能留下美好的痕迹。

注释：

① 指小说家维·伊列茨基(1882—1936,原名维克多·雅科夫列维奇·格利克曼)在《话语报》上发表的文章。伊列茨基在文章中抱怨二月革命缺乏浪漫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而充满了平庸的利益考虑和贪婪的发财欲望。

② 特鲁安·德·梅利库尔,即马尔库尔村的安娜·特鲁安(1762—181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活动家。维·伊列茨基在《话语报》的文章中曾提到她。

③ 巴士底狱——巴黎的中世纪要塞。建于1370—1392年,15世纪起为法国监狱。1789年7月14日,起义的巴黎市民冲进巴士底狱,夺取军火,释放囚犯,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爆发。1790年被毁。

④ 彼得格勒——俄国城市,1703年彼得大帝创建,初称彼得堡。1914—1924年改称彼得格勒,1924年后改称列宁格勒,1992年后恢复旧称圣彼得堡,俗称为彼得堡。

⑤ 伊凡·苏萨宁(?—1613)——俄罗斯民族英雄,科斯特罗马省农民,因将波兰入侵者领入林中沼地而被波军杀害。

⑥ 指尼·波列沃依(1796—1846)的剧作《诺夫哥罗德市的商人伊戈尔金》(1839)中的主人公伊戈尔金。

⑦ 指五戈比一本的民间通俗小书《一个士兵怎样拯救彼得大帝的故事》(莫斯科,1873年版)。高尔基在1897年写的自传中曾说,该书是“第一本使他喜欢得发狂的书”。

⑧ 库茨玛·费尔索维奇·克留奇科夫——哥萨克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为沙皇俄国屡立战功。官方出版社曾出版过多种宣传他的战功的书。

⑨ 彼尔姆省——俄国的省,在乌拉尔山脉西侧。

⑩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热利亚鲍夫(1851—1881)——民意党的创始人之一,曾组织刺杀亚历山大二世。

⑪ 卡捷琳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勃列什科夫斯卡娅(1844—1934)——俄国革命家,19世纪70年代参加民粹运动,1874—1896年间曾被监禁、流放,服过苦役。后为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参加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一度被称作“俄国革命的祖母”。1919年流亡国外。

⑫ 见《圣经·箴言》第9章。

《新生活报》，1917年5月俄历12日
(公历25日)，第21期

日前我收到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昨天，我读了您的作品《噩梦》。^①您的作品使我这个也曾在侦探部门工作的人因意识到自己毫无希望的处境而从心里感到悲伤。在此我并不想向您讲述我是怎样堕入这一陷阱的——这没什么意思。我只想对您说，是饥饿和一位当时与我亲近的人的劝告促使我迈出了这可怕的一步。^②当时他正在受审判，他以为我能够减轻他的厄运。

“我要告诉您，从我在那儿供职时起，我就一直看不起自己，现在我也仍然看不起自己。可是您知道我非常痛苦吗？即使像您这样敏感的人显然也并不理解，我们这些暗探中的每一个人大概都必须把自己心灵中的许多东西烧掉。我们并不是在干这勾当时才开始感到痛苦的，而是在比这更早的时候，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现在社会在向我们抛脏物，而当时却没有扶持我们，没有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坚强到能够奉献一切而不要任何回报的！假如我对社会主义、对党没有信念也就算了，可是您知道，当时我那卑鄙的脑袋里却这样想：我可能给运动带来的危害是很小的；我太相信这样一种想法，即我能够不干好我的工作，而使益处大于害处。我不是在自我辩解，我只是希望您也能充分了解奸细这样的可怜人的心理。要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很多的！而且都是优秀的党的工作者。这不是个别的丑恶现象，相反，很显

然,是某种更深刻的共同的原因把我们赶进了这条死胡同。我请求您:请克服您的厌恶感,朝叛徒的心灵再走近一些,请告诉我们大家,是什么动机使我们在全心全意信仰党、信仰社会主义、信仰一切神圣而纯洁的东西的同时,又能‘忠实’地在侦探局供职;在看不起自己的同时,又仍然能认为可以生活下去?”^③

生活在神圣的罗斯^④是多么地痛苦!

太痛苦了。

在这个国度里,犯罪是可恶的。忏悔自己的罪孽则更糟。上面那些用黑体字标出的有关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辞,其逻辑实在令人惊讶。难道这样一个以如此荒唐而可怕的方法思考问题的人会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整个儿地爱自己心爱的女人,爱她整个身体、整个灵魂;而手指、耳朵同她整个人相比就太小了,咬掉他心爱的女人的耳朵或者手指也就无所谓了?肯定不会。但是在坚信社会主义事业、爱党的同时,他却把党的活生生的器官一个接一个地切割下来,并且还以为,这对于事业来说是利大于弊。我再问一遍:他是真诚地这样认为吗?恐怕确实是真诚的,恐怕他的这种想法不是在变节后才出现的,而是与变节同时产生的。俄国人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在每一个具体的时刻他都是真诚的。据我看,正是这种独特性才是我们早已习惯在其中生活的俄国道德混乱的源泉。你们看一看吧,任何地方也没有人花如此多的精力,如此顽强地研究问题,进行争论,热衷于个人的“自我完善”,而我们的人却乐此不疲,顽强地在做这种显然不会有结果的事。

我总是觉得,正是这一类事制造出特别浓重而令人窒息的虚假的、谎言的、伪善的氛围。在那些极度沉溺于“自我责难”的人们,即“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小圈子里,这种氛围格外沉重和压抑人。

作为一种与身俱在的对一切肮脏和不好的东西的厌恶感,一种对纯洁心灵及美好行为的本能追求的道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